

漢

書

一六

新加坡
知學
社

PDG

爰盜鼂錯傳第十九

師古曰鼂古朝其下作朝蓋通用耳

班固

漢書四十九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爰盜字絲其父楚人也

師古曰盜音浪反

故為羣盜徙安陵

師古曰羣盜者羣衆相隨而為盜也

高后時盜為呂祿舍人孝文即位盜

兄噲任盜為郎中

如淳曰盜為兄所保任故得為郎中也

絳侯為丞相朝

罷趨出意得其

師古曰意其自得也

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盜進

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盜曰絳侯所謂功

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

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

在時之事人主雖亡其法度存當奉行之高祖誓非劉氏不王而勃等聽王諸呂是從生主之欲不與亡者也

方吕后時

諸吕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

師古曰言微細也

是時絳

前漢傳十九
侯爲太尉本兵柄

師古曰執兵權之本

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

與共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

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

師古曰如似也

臣主失

禮竊爲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師古曰莊嚴也

已而絳侯望盎曰吾與汝兄善今兒廼毀我

師古曰望責怒

也盎遂不謝及絳侯就國人上書告以爲反徵繫

請室

師古曰請室獄也解在賈誼傳

諸公莫敢爲言唯盎明絳侯無

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廼大與盎結交淮南

厲王朝殺辟陽侯

師古曰自國入朝而殺之

居處驕甚盎諫曰諸侯

太驕必生患可適削地

師古曰適讀曰謫

上弗許淮南王益

橫

師古曰橫音胡孟反

謀反發覺上徵淮南王遷之蜀檻車傳

送盜時爲中郎將諫曰陛下素驕之弗稍禁以至

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爲人剛有如遇霜露行

道死陛下竟爲以天下大弗能容有殺弟名奈何

上不聽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

師古曰雍是扶風雍縣也聞聞於天子也

上輟食哭甚哀

師古曰輟止也

盜入頓首請罪

師古曰自責以不強諫也

上

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盜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

哉且陛下有高世行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

世三者何事盜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

下不交睫解衣

師古曰睫目旁毛也交睫謂睡眠也睫音接

湯藥非陛下口

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

者脩之過曾參遠矣諸呂用事大臣顓制師古曰顓與專同

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淵鄭氏曰大臣亂乘傳而赴之故曰不測淵

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士也陛下至代邸

西鄉讓天子者三南鄉讓天子者再師古曰鄉讀曰嚮夫許

由一讓師古曰許由古高士也堯讓天下於由由不受也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

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

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廼解盜繇此名重朝

廷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盜常引大體忼慨官者趙談以數幸常

害盜盜患之盜兄子種爲常侍騎諫盜曰君衆辱

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

師古曰惡謂譖毀之言其過惡

於是上朝東

宮趙談驂乘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

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

鋸之餘共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上從霸

陵上欲西馳下峻阪盎搥轡

師古曰搥與擊同

上曰將軍怯

邪盎言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

師古曰言富人之子則自愛也垂堂謂坐堂外

邊恐墜也

百金之子不騎衡

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師古曰騎謂跨之耳非倚也

聖

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

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也

馳不

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

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

坐

師古曰同坐謂所坐之處高下齊同無差等也

及坐郎署盜引卻慎夫人坐

蘇林

曰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也如淳曰盜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帳侍之故得卻慎夫人坐也師古曰卻謂退而卑之也坐音材卧反

慎

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盜因前說曰臣聞尊卑

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以立后慎夫人廼妾妾

主豈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

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

張晏曰戚夫人

也於是上廼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入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盜

金五十斤然盜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

西都尉

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釣反

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齊

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盜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

今絲欲刻治

如淳曰種稱叔父字曰絲

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劒刺

君矣南方卑溼絲能日飲亡何說王母反而已

師古

曰無何言更無餘事

如此幸得脫盜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盜盜

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

盜還媿其吏

師古曰慙不見禮也

乃之丞相舍上謁

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

求見丞相丞相良久乃見因跪曰願請閒

師古曰欲因閒隙私

有所白也

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之

吾且奏之則私吾不受私語盜即起說曰君爲相

自度孰與陳平絳侯

師古曰度計且里也與猶如也

丞相曰不如盜

曰善君自謂弗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

下爲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廼爲材官蹶張遷

爲隊帥

如淳曰隊帥軍中小官
師古曰帥音所類反

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

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者上

書跡未嘗不止輦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

嘗不稱善何也欲以致天下賢英士日聞所不聞

師古曰日日
得聞異言也

以益聖而君自閉箝天下之口

師古曰箝箝而
也音其炎反

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

再拜曰嘉鄙人廼不知將軍幸教引與入坐爲上

客盎素不好鼂錯錯所居坐盎輒避盎所居坐錯

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景即位鼂錯爲御史

大夫使吏案盜受吳王財物抵臯詔赦以為庶人

吳楚反聞

師古曰聞聞於天子

錯謂丞史曰

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史丞及史也

爰盜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

請治盜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

如淳

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也

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盜不宜有謀

如淳曰盜大臣不宜有姦謀

錯猶與未決

師古曰與讀曰豫

人有告盜盜恐夜

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

師古曰至天子之前也

嬰

入言上廼召盜盜入見竟言吳所以反獨急斬錯

以謝吳可罷上拜盜為泰常竇嬰為大將軍兩

人素相善是時諸陵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

騎隨者日數百乘及鼃錯已誅盜以泰常使吳吳

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

盜軍中初盜為吳相時從史盜私盜侍兒文潁曰婢也盜

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君知女與侍者

通廼亡去盜驅自追之師古曰驅馳而追言疾速遂以侍者賜之復

為從史及盜使吳見守從史適在守盜校為司馬

師古曰為校中之司馬所領士卒正當守盜廼悉以其裝贖買二石醇醪師古曰裝贖謂

所贖衣物自隨者也醇者不雜言其醪也醪汁滓合之酒也音牢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醉西

南陬卒卒皆卧師古曰陬隅也飲音於禁反陬音子侯反又音鄰司馬夜引盜

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盜弗信曰何

爲者司馬曰臣故爲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盎乃譙

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言洪有親老吾不足索公師古曰索古累字也音力瑞反司

馬曰君弟去師古曰弟但也臣亦且亡辟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遇害也晉灼

音避君何患廼以刀決帳道從醉卒直出師古曰於醉卒之處決帳

而開今通司馬與分背師古曰一時各去也盎解節旌懷之如淳曰不欲令

人見屐步行七十里如淳曰著屐步行而逃亡明見梁騎馳去遂歸報

文穎曰梁騎將擊吳楚者也師古曰遇梁軍之騎遂因得脫歸報天子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

子平陸侯禮爲楚王以盎爲楚相嘗上書不用盎

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相隨行鬪雞走狗師古曰湛讀曰沉

雒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

吾聞劇孟博徒服虔曰博徒之徒也將軍何自通之孟曰劇孟

雖博徒然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

且緩急人所有師古曰凡人在生不能無緩急之事夫一旦叩門不以親

為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臣瓚曰凡人之於赴難濟厄多以有父母為解而孟兼行之師古曰瓚說是也解者若今言分疎矣

不以在亡為辭師古曰或實在家而辭云不在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

孟文穎曰心季布弟也今公陽從數騎鄧展曰陽外也晉灼曰陽猶常也師古曰鄧說是也一旦

有緩急寧足恃乎遂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

多盜師古曰多猶重盜雖居家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

欲求為嗣盜進說其後語塞師古曰塞不行也梁王以此怨

盜使人刺盜刺者至關中問盜稱之皆不容口師古

曰稱美其德
口不能容也

廼見盜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

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曹

如淳曰
曹輩也

備之盜心不樂家

多怪廼之梧生所問占

蘇林曰音梧文穎曰音陪秦時賢
士善術者也師古曰蘇音文說是

還梁刺客後曹果遮刺殺盜安陵郭門外

鼂錯潁川人也

晉灼曰音晉置之厝師古曰據申屠嘉傳序云
責通請錯匪躬之故以韻而言晉音是也潘岳

西征賦乃讀為錯
難之錯不可依也

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

師古曰軹
縣之儒生

姓張名恢錯從
之受申商法也

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以文學為太

常掌故

應劭曰掌故六
百石吏主故事

錯為人峭直刻深

師古曰峭字
與峭同峭謂

峻陘也音
千笑反

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生

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廼詔太常

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

說師古曰稱師法而說其義

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

師古曰初爲舍人又爲門大夫

遷博士又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

之後者以知術數也

張晏曰術數刑名之書也臣瓚曰術數謂法制治國之術也師古瓚說是也公

孫弘云擅殺生之力通壅塞之途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此與錯所言同耳故人主知

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

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

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

者臣竊爲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

以知事爲也

師古曰言何用知事

臣之愚誠以爲不然竊觀上

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

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

不問書說也

師古曰說謂所說之義也

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

勞苦而不爲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竒馭射伎

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爲心

也

張晏曰若伯魚須仲尼教乃讀詩書也

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

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

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爲太子家令

臣瓚曰茂陵中書太子家令秩

八百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師古曰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

箕若囊囊之盛物也

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

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

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

略畜產

師古曰毆與驅同

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

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

師古曰益奮厲也

敗兵之卒沒世不

復

師古曰永挫折也

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

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

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

師古曰輯與集同底與砥同

起

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

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廼將吏

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

民繇此觀之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

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

師古曰合刃謂

交兵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

丈五之溝漸車之水

師古曰漸讀曰識謂浸也音子廉反

山林積石經川

丘阜

師古曰經川常流之水也大陸曰阜

中木所在

師古曰中古草字

此步兵之地

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

師古曰曼衍猶縣延也屬

續也衍音弋戰反屬音之欲反

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

平陵相遠川谷居閒

師古曰遠離也

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

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中可前可後

此長戟之地也劔楯三不當一荏葦竹蕭

師古曰荏葦蕭也葦葭

也蕭蒿也
崔音桓

中木蒙龍支葉茂接

師古曰蒙龍覆蔽之
貌也龍音來東反

此矛

鋌之地也

師古曰鋌鐵把短
矛也音上延反

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

險阨相薄此劒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

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

師古曰集齊也

趨利弗及

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指相失

師古曰金金
鉦也鼓所以

進衆金所
以止衆也

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

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

應劭曰袒裼肉袒
也師古曰裼音錫

弩不

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

入與亡鏃同

師古曰鏃矢鋒
也音子木反

此將不省兵之禍也

師古曰
省視也

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

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子敵也

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

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執險易異備師古曰易平也音弋政反夫卑

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

師古曰彼我力均不能相勝則須連結外援共制之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

師古曰不煩華夏之兵使其同類自相攻擊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

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師古曰與猶如險道傾

仄且馳且射師古曰仄古側字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

飢渴不困師古曰罷讀曰疲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

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師古曰易亦平也突騎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

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

師古曰撓攪也音火高反其字從手一曰撓曲也弱也音女教

反其字從木

勁弩長戟射跡及遠

師古曰跡亦闊遠也

則匈奴之

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

伍俱前

師古曰伍人爲伍二伍爲什

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

官騶發矢道同的

蘇林曰騶音馬驟之驟如淳曰騶矢也與平易之地可以矢相射也臣瓚曰材官騎

射之官也射者騶發其用矢者同中一的言其工妙也師古曰騶謂矢之善者也春秋左氏傳作敢字其音同耳材官有材力者騶發發騶矢以射也手工矢善故中則同的謂所射之準臬也蘇音失之矣臬音牛列反即謂臬也則匈奴之革筰

木薦弗能支也

孟康曰革筰以皮作如鎧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楯一曰革筰若楯木薦之以當人心也師古曰

一說非也筰音息嗣反

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

師古曰薄迫也

則匈

奴之足弗能給也

師古曰給謂相連及

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

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師古曰言不知其術則雖大必小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服虔曰蹉跌不可復起也師古曰跌足失據也跌音徒結反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師古曰輯與集同也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

制之兩軍相當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張晏

曰衡音橫師古曰衡即橫耳無勞借音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

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師古

曰財與裁同也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曰皇帝問太

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李奇曰三者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書言

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

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

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

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

上師古曰貉音莫客反南攻楊粵張晏曰楊州之南越也置戍卒焉其起兵

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

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

執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

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文穎曰土地寒故也食良肉而飲酪其

人密理鳥獸毳毛師古曰密理謂其肌肉也毳細毛也其性能寒師古曰能讀曰耐此

下能暑亦同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䟽理鳥獸布毛其

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

償於道服虔曰償什也如淳曰償音奮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

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

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

閭取其左

孟康曰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或云直先發取其左也師古曰閭里門也居閭之左者

一切皆發之非謂復除也解在食貨志

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

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

師古曰北謂敗退

故戰

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

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

師古曰蒙冒犯也

視死

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

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

師古曰復復除也音方目反

天下明知禍

烈及已也

師古曰猛火曰烈取以喻耳

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

先倡

師古曰倡讀曰唱也

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

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

師古曰著音直略反

其執

易以擾亂邊竟

師古曰竟讀曰境

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

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

塹

師古曰塹古野字

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

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

所以離南晦也

師古曰晦古畝字也南畝耕種之處也

今使胡人數處轉

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

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

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

胡又已去

李音曰纔音裁師古曰纔淺也猶言僅至也他皆類此

聚而不罷爲費甚

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

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

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

師古曰更謂易代也音庚又讀如本字

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

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荅

服虔曰蘭石可投人石也蘇林曰渠

荅鐵疾藜也如淳曰蘭石城上雷石也墨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二步一荅荅廣九尺廣十二尺師古曰蘭石如說

是也渠荅蘇說是也雷音來內反

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

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

師古曰調謂籌度之也惣計城邑之

中令有千家以上也調音徒釣反

爲中周虎落

鄭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落也蘇林曰作虎落於塞

要下以沙布其表旦視其跡以知匈奴來入一名天田師古曰蘇說非也虎落者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

先爲室屋具

田器廼募臯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

張晏曰募民有罪自首除罪定輸作

者也復作如徒也臣瓚曰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
月者今皆除其罰令居之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復音扶目反不足

募以丁奴婢贖臯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

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師古曰復予音方目反

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師古曰初徙之時縣官且廩給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贍乃止也

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孟康曰食貨志所謂樂卿者也朝位從卿

而無職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樂卿武帝所置耳錯之上書未得豫言之也然二十等爵內無有卿名蓋謂其等級同列卿者也其亡

夫若妻者縣官買子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

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

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孟康曰謂胡人入爲

寇驅收中國能奪得之者以半與之師古曰孟說非也言胡人入爲寇驅略漢人及畜產而它人能止得其所驅者令其本主以半賞之縣

官為贖

張晏曰得漢人官為贖也師古曰此承上句之言謂官為備贖之耳張說非也

其民如是

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

師古曰言非以此事欲立

德義於主上也

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

習地執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

如淳曰東方諸郡民不習戰鬪當戍邊者也

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

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

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師古曰言發怨恨之人使行戍役也

上從其言

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

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

如淳曰將送也或曰將資也

甚

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

師古曰稱副也

存卹所

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

師古曰輯

與集同

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

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

師古曰所以充實實廣虛

虛之地

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

宜觀其中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

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

戶之閉

張晏曰一內二房也

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

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

師古曰之往也

為置醫

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

師古曰昏謂昏姻配合也

生死

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

張晏曰畜長六畜也師古曰種樹謂桑果之屬長音竹兩反

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

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

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度服

曰假音假借之假五百帥名也師古曰假大也音工雅反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

邑之賢材有護師古曰有保護之能者也今流俗書本護字作讓妄改之耳習地形知

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

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師古

曰各守其業也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

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

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師古

曰還讀曰旋旋踵回旋其足也

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

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

不與和親臣竊意其父來南也

師古曰意疑之也

壹大治則

終身創矣

師古曰創懲艾也音初亮反

欲立威者始於折膠

蘇林曰秋氣至

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爲候而出軍

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

師古曰使其得勝逞志氣而去

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後詔有司舉

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

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

外

師古曰施延也音弋政反

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

聞命以輔其不逮

師古曰意所不及者取其言以自輔也

近者獻其明遠

者通厥聰比善勗力以翼天子

師古曰比和也翼助也比音頻寐反

是以

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楸

師古曰楸美也

高皇帝親除大

害去亂從

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亂從謂禍亂之蹤跡也一曰亂謂作亂者從謂合從者若六國時為從者也今書本從下

或有順字或有治字者皆非也後人妄加之也

並建豪英以為官師

師古曰師長也各為一官之長

也字或作帥音所類反

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

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

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

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

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

師古曰主郡吏謂郡守也

各帥其志

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

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

大夫之行當此三道

張晏曰三道國體人事直言也師古曰二三大夫總謂當時受策者非止錯一

焉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

師古曰論告也大夫

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

不宣民之不寧

師古曰永猶深也惟患也

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

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

著之于篇

師古曰休美也篇謂簡也

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

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閑之

師古曰重音直龍反

興自

朕躬

師古曰言朕自發視之

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

張晏曰毋為有司枉撓也烏

虐戒之

師古曰虐讀曰呼

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錯對曰平

陽侯臣密

孟康曰曹密參子也

汝陰侯臣竈

如淳曰夏侯嬰子也

潁陰侯臣何

文穎曰灌嬰子

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邪

服虔曰公孫昆邪也師古曰昆讀曰混音下昆反

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

師古曰詔列侯九卿及郡守舉賢良故錯爲密等所舉

昧

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爲輔翼

故黃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

服虔曰力牧黃帝之佐也

大禹得咎繇

而爲三王祖齊桓得甯子而爲五伯長

師古曰甯字與管同伯讀

霸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

臣瓚曰講謂講議也

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

師古曰自託不明是謙退

讓之至也臣竊觀

上世之傳

師古曰謂史傳

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

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

賈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爲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

今臣竄等適以臣錯充賦如淳曰猶言備數也臣瓚曰充賦此錯之謙也云如賦調也其

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中茅臣亡識知昧死上

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

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

師古曰親理萬機之勞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如淳曰法宮路寢正殿也動

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

根著之徒亡不載也師古曰有根著地者皆載之也著音直略反燭以光明亡

偏異也師古曰燭照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

被其澤師古曰被音皮義反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

時膏露降

師古曰甘露疑如膏

五穀孰秣孽滅賊氣息民不

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不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己

內恕及人

師古曰以己之心揆之於人也

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

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

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

及後世

師古曰施延也音弋岐反

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

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

師古曰伯讀曰霸

臣

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

欲反

五伯之佐之爲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

師古曰各察己之材

用不敢踰越而誣上

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

師古曰矜謂自伐也

遭

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

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

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爲之機陷也

孟康曰機發也陷穽也

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

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

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斂民

財以顧其功

師古曰顧顧也若今言雇賃也

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

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

師古曰從讀曰樂

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臯大者罰重

臯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

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

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

師古曰更改也

主行之暴者逆

而復之不以傷國

師古曰謂逆主意而反還之不令施行致傷國也復音扶目反

救主之

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辟

之行外亡騫汚之名

師古曰辟讀曰僻騫損也汚辱也

事君若此可謂

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

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

與焉

師古曰與讀曰豫

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

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

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

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

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寧愚臣

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皇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

三王而臣不及其佐

師古曰臣亦不及三王之佐

然功力不遲者

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

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

師古曰輯與集同輯和也

民不

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鄰國亂

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

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

師古曰進前也言不在秦前也

及其末塗之

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者慾亡極

師古曰者

讀曰嗜

民力罷盡賦斂不節

師古曰罷讀曰疲

矜奮自賢群臣

恐諛

張晏曰恐機發陷禍而為諂諛以求自全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直為恐懼而為諂諛也恐音丘勇反

驕溢縱

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

煩懣

師古曰懣痛也言痛害於下懣音千感反

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

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

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爲制秦

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

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

也是故親跡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

陳勝先倡天下大潰

師古曰倡讀曰唱

絕祀亡世爲異姓福

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

地覆露萬民

如淳曰覆蔭也露膏澤也

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

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曉

文穎曰曉煩繞也師古曰音如紹反

寬大愛

人肉刑不用臯人亡帑

師古曰謂除收帑相坐律亡讀曰無帑讀曰斂

非謗不

治鑄錢者除

張晏曰除鑄錢之律聽民得自鑄也師古曰非讀曰誹

通關去塞

張晏

曰文帝十二年除關不用傳

不孽諸侯

應劭曰接之以禮不以庶孽畜之如淳曰孽疑也去關禁明無疑於諸侯

師古曰

應說是實禮長老愛卹少孤臯人有期

張晏曰早決之也晉灼曰刑法志云

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滿其年免為庶人也師古曰晉說是也

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

民不租

張晏曰足用則除租也

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

廢退姦邪除去陰刑

張晏曰官刑也

害民者誅憂勞百姓

列侯就都

師古曰各就其國也

親耕節用視民不奢

師古曰視

所

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

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

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

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

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

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

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師古曰遺棄也不弃神明之德不廢賢聖之名

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

猶可待師古曰言各當其時務立功也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

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

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師古曰資質也謂天子之財質臨

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竟

未安

師古曰竟讀曰境

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

羣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

師古曰已語終之辭

然莫

能望陛下清光

晉灼曰今之臣不能望見陛下之光景所及

譬言之猶五帝之

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

神明之遺也

師古曰言天子虛弄神明之德

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

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

師古曰究竟也

以傳萬世愚臣不

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中茅之愚臣

言唯陛下財擇時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

為高第繇是遷中大夫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錯又言宜削諸

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竒其材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爰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爲內史錯數請間言事輒聽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堧中

師古曰堧者內垣之

外游地也音人緣反

門東出不便錯廼穿門南出鑿廟堧垣丞

相大怒欲因此過爲奏請誅錯錯聞之即請間爲

上言之丞相奏因言錯擅鑿廟垣爲門請下廷

尉誅上曰此非廟垣廼堧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

師古曰以所奏不當天子意故謝

罷朝因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

廼先請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為御

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師古曰支郡在國之四邊者也奏

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

之繇此與錯有隙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錯所更令三十章師古曰更

也改諸侯謹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

位公為政用事如淳曰錯為御史大夫位三公也侵削諸侯跡人骨肉

口讓多怨公何為也師古曰讓責也錯曰固也師古曰言固當如此不如

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

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

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

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會稽實嬰三曰爰盎詔

召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

師古曰調謂計發之也音徒鈎反

上問盎曰

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虐今吳楚反於

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

鑄錢煮海爲鹽

師古曰即就也

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此

其計不百全豈發虐何以言其無能爲也盎對曰

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

豪桀亦且輔而爲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

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盎策之善上問

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

臣所言人臣不得知廼屏錯錯趨避東箱甚恨上

卒問盎

師古曰卒竟也

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

各有分地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

地

師古曰適讀曰謫

以故反名為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

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

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

吾不愛一人謝天下

師古曰顧念也誠實也

盎曰愚計出此唯

上孰計之廼拜盎為泰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

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歐

師古曰張歐也音區

劾奏錯曰吳

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

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

下者可以予吳

鄧展曰徐僮臨淮二縣也

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

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無道

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

如法制曰可錯殊不知廼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

師古曰誑云乘車案行市中也行音下更反

錯衣朝衣斬東市

師古曰朝衣朝服也

錯已

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爲將還上書言

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

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師古曰道軍所來即是從軍

所來耳無煩更說道路也

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爲反數

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且

臣恐天下之士拊口不敢復言矣

師古曰拊音其炎反

上曰何

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

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

師古曰卒竟也

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

師古曰杜塞也

臣竊為陛下

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廼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

師古曰漢中之縣

多

奇計建元年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先

師古曰鄧先猶云鄧先生也

曰先者其名也

鄧先時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

子章以脩黃老言顯諸公間

賛曰爰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

張晏曰因直附著會會之

仁心爲

質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

張晏曰資財也適值其世得聘其才

時已變易

張晏曰謂景帝

又吳壹說果於用辯

師古曰謂殺鼂錯也

身亦

不遂鼂錯銳於爲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睹之

經於溝瀆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故賛引之云

亡益救

敗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

張晏曰趙奢卒趙使趙括爲將其母言之趙王曰願王易

括王不許母要王括有罪願不坐王許之後括果敗於長平以母前約故卒得不坐

悲夫錯雖不終世哀

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于篇

爰盎鼂錯傳第十九





張馮汲鄭第二十

班固

漢書五十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

師古曰堵音者

與兄仲同居

以貲為騎郎

蘇林曰雇錢若出穀也如淳曰漢注貲五百萬得為常侍郎師古曰如說是也

事文帝

十年不得調

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釣反

亡所知名釋之曰久官減

仲之產不遂

師古曰遂猶達

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

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

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母甚高

論

師古曰今其議論依附時

事今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

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拜釋之為謁者

僕射從行上登虎圈

師古曰圈養獸之所也音求遠反

問上林尉禽

獸簿

師古曰簿謂簿書也音步戶反

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

師古曰視其屬官皆不能對也

虎圈畱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

簿甚悉

師古曰悉謂詳盡也

欲以觀其能口對鄉尚應亡窮者

師古曰觀猶示也鄉尚讀曰響如響應聲言其疾也

文帝曰吏不當如此邪尉亡

賴

張晏曰村無可恃也

詔釋之拜畱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

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

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

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畱夫喋喋利口

捷給哉

晉灼曰喋音牒

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取疾苛察相高

師古曰

急也音居力反

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

師古曰文具謂具文而已

以故不

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

師古曰陵夷類替也解在成紀

今

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

口辯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嚮舉錯不可不

察也

師古曰嚮讀曰鄉音錯音千故反

文帝曰善廼止不拜嗇夫就車

召釋之驂乘徐行行問釋之秦之敝

師古曰行問且行且問也

具

以質言

如淳曰質誠也

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

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

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者皆

下不如令罰金四兩

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母入殿門遂劾

不下公門不劾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

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

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拜為中大夫頃之

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厠師古曰厠岸之邊側也解在劉向傳

時慎夫人從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

道也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也如淳曰走音奏奏趣也師古曰視讀曰示使慎夫人鼓瑟上自

倚瑟而歌李奇曰聲氣依倚瑟也師古曰倚瑟即今之以歌合曲也倚音於綺反意悽愴悲

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斷陳

漆其間豈可動哉師古曰紵音竹呂反斷音側略反左右皆曰善釋

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

亡可欲雖亡石椁又何戚焉師古曰解並文帝稱善

在劉向傳

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

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

尉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次下亦同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安縣人也聞

蹕匿橋下久以為行過師古曰言天子已過既出見車騎即走

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當

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

不敗傷我乎而廷尉廼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

子所與天下公共也師古曰公謂不私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

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師古曰言初執

獲此人天子即令誅之其事則畢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

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

師古曰安焉也錯置

也音千故反

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

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

師古曰得者盜環之人為吏所捕得也

文帝怒下

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上大怒

曰人亡道廼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

君以法奏之

師古曰法謂常法

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

曰共讀

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

如

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

然以逆順為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

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

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

土喻也師古曰抔音步候反謂手掬之也其字從手不忍言戮徹故止云取土耳今學者讀抔為括勺之括非也括非應盛土之物也

陛下且何以加其法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

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恢

咸見釋之持議平迺結為親友張廷尉繇此天下

稱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師古曰以當劾帝不下司馬門

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用王生

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

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鞮解師古曰鞮

日鞮音武伐反顧謂釋之為我結鞮釋之跪而結之師古曰結讀曰係

既已人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如此王生

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

名臣吾故聊使結轡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釋之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相猶尚以前過也年老病卒其子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馬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

鄭氏曰以至孝聞也師古曰以孝得為郎中而為郎署之長也音所助反

事文帝

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

師古曰言年已老矣何乃

自為郎也崔浩以為自從也從何為郎此說非也

具以實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

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

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

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也

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

也上曰何已

師古曰已猶耳

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帥將

師古曰大父祖父也師音所類反將音子亮反

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

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

如傳曰良善也師古

曰說讀曰悅聞頗牧之善帝意大說

廼拊髀曰

師古曰髀音陛

嗟乎吾獨不得廉頗

李牧為將且憂匈奴哉唐曰主臣

師古曰恐懼之言解在陳平傳

陛下

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

唐讓曰公衆辱我獨亡間處辱

師古曰何不問隙之處而言

唐謝曰

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

都尉卬上以胡寇為意廼卒復問唐曰公何以言

吾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

跪而推轂曰闡以內寡人制之闡以外將軍制之

韋昭曰門中概為闡師古曰音牛列反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

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

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師古曰覆謂覆白之

也音芳目反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

千三百乘鼓騎萬三千匹師古曰鼓張弩也音邁百金之士十

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如淳曰黃金一斤直萬言富家子弟可任使也師古曰百金喻其貴重耳服說是也是以

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鄭氏曰澹音澹石之擔如淳曰胡也匈奴傳曰晉北有澹

林之胡樓煩之戎也師古曰澹音都甘反又音談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

幾伯

師古曰幾致於霸也幾音鉅依反伯讀曰霸

後會趙王遷立

蘇林曰趙幽王

其母

倡也

師古曰倡樂家之女

用郭開諛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

以爲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軍市租盡

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壹殺牛

服虔曰私假錢也

以饗食賓

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

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

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

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士五五相保之符信也

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今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要節度也師古曰家人子謂庶人之家子也

終曰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

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爲陛下法

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

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師古曰繇讀與

同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

文帝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

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度服

曰車戰之士也十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武帝即位求賢良

舉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為官廼以子遂為郎遂

字王孫亦奇士魏尚槐里人也汲黯字長孺濮

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也文穎曰六國時衛弱但稱君也至黯

十世世為卿大夫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孟康

曰大臣任舉其子弟為官以嚴見憚武帝即位黯為謁者東粵相

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粵人相攻固其

俗不足以辱天子使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

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師古曰比近也言屋相近故連

延而燒也比音頻寐反不足憂臣過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

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

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辜師古曰矯託也託奉制詔而行之上賢而釋

之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稱疾歸田里上聞廼召

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

黯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擇永史任之如淳曰擇郡丞及史

任之也鄭當時爲大司農
農官屬丞史亦是也

責大指而已不細苛黷多病卧閣

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爲主爵都尉

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爲

人性倨少禮

師古曰倨簡傲也音居庶反

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

已者善待之不合者弗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

然好游俠任氣節行脩絜其諫犯主之顏色常慕

傅伯爰盜之爲人

應劭曰傅伯梁人爲孝王將素抗直也

善灌夫鄭當時

及宗正劉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

后弟武安侯田蚡爲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爲

禮黷見蚡未嘗拜揖之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

欲云云

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師古曰云云猶言如此如此也史略其辭耳

黯對曰陛下內

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虐上怒變

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

之戇也羣臣或數黯

師古曰數責之音所具反

黯曰天子置公卿

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誼虐且已在

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

常賜告者數終不瘳

如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師古曰數音所各反瘳與愈同

最後嚴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

職居官亡以瘳人

師古曰瘳勝也讀與愈同

然至其輔少主守成

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

師古曰孟賁夏育皆古之勇士也賁音奔

上曰然

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

上踞廁視之

如淳曰廁側也孟康曰廁牀邊側也師古曰如說是也

丞相弘宴見上

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應劭

曰武帳織成帳為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也師古曰孟說是也

黯前奏事上不冠

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節禮如此張湯

以更定律令為廷尉

師古曰更改也

黯質責湯於上前

師古曰質質也

也曰公為正卿上不能廢先帝之功業下不能化

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圜圉空虛何空取高皇

帝約束紛更之為

師古曰言何為乃紛亂而改更也

而公以此無種矣

師古曰言當誅及子孫也

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

黯憤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果然必

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仄目而視矣

師古曰重累其足言懼甚也及古側

也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間常言

與胡和親母起兵

師古曰每因間隙而言也

上方鄉儒術

師古曰鄉讀曰嚮

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上分別文法湯等數

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

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之吏專深文巧詆

師古曰詆毀辱也音

丁禮反

陷人於罔以自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心

疾黯雖上亦不說也

師古曰說讀曰悅

欲誅之以事

師古曰以事致其罪

而誅也

弘為丞相廼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

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數

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

亢禮或說黯曰自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

師古曰下

音胡稼反

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

大將軍有捐客反不重邪

師古曰言能降貴以禮士最為重也

大將軍聞

愈賢黯數請問以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淮南

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

等如發蒙耳

師古曰說音式鑑反

上既數征匈奴有功黯言益

不用始黯列九卿矣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

湯稍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已而弘至丞相

封侯湯御史大夫黯時丞史皆與同列或尊用過

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

師古曰褊陋也望怨也

見上言曰陛下

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黯罷上曰人果不

可以無學觀汲黯之言曰益甚矣

師古曰言其鄙俚也或曰積薪之言出曾

子故云不可無學也

居無何匈奴渾邪王帥衆來降

師古曰渾音胡昆反

發車二萬乘縣官亡錢從民貰馬

師古曰賒買也

民或匿馬

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亡罪獨斬

臣黯民廼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徐以縣

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中國甘心夷狄之人

乎

師古曰罷讀曰疲

上默然後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

死五百餘人黯入請間見高門

晉灼曰三輔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也

曰

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舉兵誅之死傷不

可勝計而費以鉅萬百數

師古曰即數百鉅萬也

臣愚以為陛

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賜從軍死者家鹵獲因與

之以謝天下塞百姓之心

師古曰塞滿也

今縱不能渾邪帥

數萬之眾來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若奉驕子

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繩以為闕出財物

如邊關乎

應劭曰闕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錢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臣瓚曰無符傳出入為闕

也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贏以謝天下

師古曰贏餘也音弋成反

又

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臣竊為陛下弗取也

上弗許曰吾父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

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者數

年會更立五銖錢民多盜鑄錢者楚地尤其上以

為淮陽楚地之郊也師古曰郊謂交道衝要之輿也召黯拜為淮陽太

守黯伏謝不受印綬詔數強子然後奉詔召上殿

黯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師古曰填音大賢反不

意陛下復收之臣常有狗馬之心師古曰思報效今病力師

日力謂甚也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

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師古曰言後即

召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師古曰顧謂思念也吾徒得君重師古曰徒

但重也
威重也

卧而治之黯既辭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遠

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

師古曰與
讀曰豫

然御史大夫

湯智足以距諫詐足以飾非非肯正為天下

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

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

如淳曰舞
猶弄也

內懷

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重公列九卿不早

言之何

師古曰言何
不早言也

公與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湯終

不敢言黯居郡如其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敗上

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

如淳

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具二千石律具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歲
凡得千八百石月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

耳居淮陽十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仁至
九卿子偃至諸侯相黯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
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
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十人僕陽段宏始
事蓋侯信服虔曰景帝
王皇后兄也信任宏蘇林曰
任保舉官亦再至九卿
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
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
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當
時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阬服虔曰梁孝王將楚相之
弟也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脫音佗聲聞梁楚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

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如淳曰郊交道四通處也以請

之處閉靜可以請賓客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此謂請謝賓客夜

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偏當時好黃老言其慕長

者如恐不稱師古曰恐不稱其意自見年少官薄然其知友皆

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師古曰大父謂祖父行音胡浪反武帝即位

當時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

右內史以武安魏其時議師古曰議田蚡及霍嬰事貶秩為詹事

遷為大司農當時為大吏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

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性廉又不治產

印奉賜給諸公

師古曰印音牛向反奉音扶用反

然其醜

遺人不過

具器食

師古曰猶今言一盤食也

每朝候上閒說未嘗不言天下

長者

師古曰候天子閒隙之時其所稱說皆言長者也

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

誠有味其言也

師古曰推轂言薦舉人如車轂之運轉也有味者其言甚美也

常引以爲

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

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使

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

如淳曰治行謂莊嚴

上曰吾聞鄭莊行

千里不齎糧治行者何也然當時在朝常趨和承

意

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和音胡母反

不敢甚斥臧否漢征匈奴招四

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屈

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

當時爲大司農

任人賓客儻

晉灼曰當時為大司曲展而任使其賓客辜較作儻也師古曰儻謂受顧賃而載運也言當時保任其

賓客於司農載運也儻音子就反

入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

事當時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

如淳曰丞相長史也

遷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昆弟以當時故至二千

石者六七十人當時始與汲黯列為九卿內行修兩

人中廢賓客益落

師古曰落蔽也

當時死家亡餘財先是下

邾翟公為廷尉

蘇林曰邾音圭京兆縣名也

賓客亦填門

師古曰填滿也音田

及

廢門外可設爵羅

師古曰言其寂靜無人行也

後復為廷尉客欲

往翟公大署其門

師古曰署謂書之

曰一死一生廼知交情

一貧一富廼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廼見

師古曰見音胡雷反

贊曰張釋之之守法馮唐之論將汲黯之正直鄭
當時之推士不如是亦何以成名哉楊子以為孝
文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師古曰楊子謂楊
雄也信讀曰伸曷為不
能用頗牧彼將有激云爾師古曰謂馮唐欲理魏
尚故以此言激文帝也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班固 漢書五十一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賈山潁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師古

曰六國時魏也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師古曰涉

若涉水獵若獵獸言歷覽之不專精也醇者不雜也嘗給事潁陰侯為騎師古曰為騎者常騎

馬而從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其

辭曰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

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

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師古曰言貧賤之人

也韋帶以單韋為帶無飾也脩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

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

姓任罷

師古曰數屢也任謂役事也罷讀曰疲任疲言疲於役使也

赭衣半道群盜滿

山

師古曰犯罪者則衣赭衣行道之人半著赭衣言被罪者眾也盜賊皆依山為阻故云滿山也

使天下之人

戴目而視傾耳而聽

師古曰戴目者言常遠視有異志也傾耳而聽言樂禍亂也

一夫

大諱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

師古曰諱字與呼同諱也音火故反嚮讀曰響

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

師古曰凡

言離宮者皆謂於別處置之非常所居也

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

殿殿高數十仞

師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於阿上為房也房字或作

旁說云始皇作此殿未有名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旁阿近也八尺曰仞

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

車羅騎四馬騫馳旌旗不撓

師古曰撓屈也言庭之廣大殿之高敞眾騎馳騫無所迫

觸建立旌旗不屈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

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

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師古曰瀕水涯也瀕海謂綠海之邊也畢盡也瀕音

頻又音賓字或作濱音義同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

以金椎服虔曰作壁如甬道隱築也以鐵椎築之師古曰樹築令堅實而使隆高耳不為甬壁也隱音於靳反

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

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師古曰吏以督領徒

以役曠日十年師古曰曠空也廢也言為重役空廢時日積年歲也下徹三泉師古曰三重之

泉言其深也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師古曰錮謂鑄而合

之也被以珠玉飾以翡翠應劭曰雄曰翡翠雌曰翠臣瓚曰異物志云翡翠色赤而大於翠師古曰

音固

鳥各別類非雄雌異名也被音皮義反

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葬之侈

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顯蔽冢而託葬焉服虔

曰謂塊塊作冢喻小也臣瓚曰蓬顯猶禪顯小冢也晉灼曰東北人名土塊為蓬顯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顯謂土塊蓬顯言塊上生蓬者耳

舉此以對冢上山林故言蓬顯蔽冢也顯音口果反秦以能熊之力虎狼之心螫蝨食

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師古曰篤厚也故天殃已加

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師古曰中

音竹仲反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

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

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師古曰蒙冒犯也地之磽者

雖有善種不能生焉師古曰磽埴瘠薄也磽音口交反江皐河瀕雖

有惡種無不猥大

李奇曰皋水邊淤地也師古曰猥盛也

昔者夏商之季

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

服虔

曰關龍逢桀之忠臣也師古曰比干諫紂而紂殺之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文王之時豪

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

師古曰芻刈草也蕘草薪也言執賤役者也大雅板之詩曰詢于芻蕘

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

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

摧折者

師古曰霆疾雷也音廷

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

主之威非特雷霆也

師古曰特獨也

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

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

懼而不敢自盡又廼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

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師古曰震動也則雖有堯舜之智

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士賁音奔如此則

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

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李奇曰古有誦詩之工記過之史常在君

側也師古曰箴戒也音之林反鼓督誦詩諫師古曰督無目之人公卿比諫李奇曰相親比而諫

也或曰比方事類以諫也師古曰比方是也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

議於市師古曰旅衆也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

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

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親

執醬而餽執爵而酌師古曰餽字與饋同進食曰餽酌者少少飲酒謂食已而蕩口也音消祝

餽在前祝鯁在後

師古曰餽古饋字謂食不下也
老人好饋鯁故為備祝以祝之

公卿奉

杖大夫進復舉賢以自輔弼求脩正之士使直諫

師古曰脩正謂
脩身正行者

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

師古

曰視讀
曰示

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

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厭也商

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

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

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二

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

師古曰胡何
也勝盡也

然而兵

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

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師古曰適使也昔者周蓋千

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

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師古曰什一謂十分之中公取一也籍借也謂借人力也一日為簿

籍而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師古曰頌者六詩之一美盛德之形

容蓋蓋帝王之嘉致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

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師古曰勝堪也罷讀曰疲次下亦同一君之身

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師古

曰大繳射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

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師古曰言人人

為怨家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

家為讎

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者

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如淳曰統繼也堯舜子不才不能長也而秦自以過堯舜可至萬世也師

古曰此說非也統治也言自美功德治理天下過於堯舜也其下乃言以一至萬之事縣石鑄鍾虛服虔曰縣

石以為磬也蘇林曰秦欲平天下法使輕重如石之在稱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縣稱也石百二十斤稱銅鐵之斤石以鑄鍾虛言其奢秦也虞

猛獸之名謂鐘鼓之拊飾為此獸虞音鉦節士築阿房之宮師古曰節以竹篴為之節音師篴音山爾

反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

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系世廣德師古曰系古累字以為子

孫基業無過三二十世者也張晏曰夏十七世殷三十一世周三十六世秦皇

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

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也音扶目反故死而號曰始

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

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師古曰度音大各反

然身死纔數月耳師古曰纔音賄暫也淺也天下四面而攻之

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自不知

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立養老之義

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

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師古曰道讀曰導導引主意於邪也媮與偷同

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

潰而莫之告也師古曰水旁決曰潰言天下之壞如水潰詩曰匪言不能胡

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師古曰此大雅桑柔之篇也言

賢者見事之是非不能分別言之而不言者何也此但畏忌犯顏得罪罰也又言三言而見聽則悉意答對不見信受則屏退也今詩卒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說者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此大雅

又別為義與此不同

文王之篇也濟濟多威儀也此言文王以多士之故能安天下也

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師古曰言心實憂憂念之不為禮飾也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經

師古曰已棺謂已大斂也塗謂塗殯也錫衰十五外布無事其縷者也棺音工喚反

而三臨其喪未斂

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

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

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

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師古曰

聞謂聲之聞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師古曰術亦作述圖所

以昭光洪業休德師古曰圖謀也休美也使天下舉賢良方正

之士天下皆訢訢焉師古曰訢讀與欣同曰將興堯舜之道三

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師古曰屬精而為潔

白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

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師古曰毆與驅同一日再三出臣恐

朝廷之解弛

師古曰解讀曰懈弛放也音式爾反

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

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

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廄馬以賦

縣傳

師古曰賦給與也傳音張戀反

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

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

筭不事

師古曰一子不事蠲其賦役二筭不事免二口之筭賦也

賜天下男子爵大臣

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

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

弟相見也

師古曰衣音於既反

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

說喜

師古曰說讀曰悅

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

以相陛下也

師古曰相助也

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

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

師古

曰天下之人也

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瘡疾扶杖而

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

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

師古曰鄉讀曰嚮

今從豪俊之臣

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

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師古曰此大雅蕩之詩也言人初始皆庶幾於善道而少有能終之者

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

獵以夏歲二月

師古曰時以十月為歲首則謂夏正之二月為五月今欲定制度循於古法故特云用夏歲二月也

夏音胡雅反

定明堂造太學脩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

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師古曰言乃可恣意也古者大

臣不媒師古曰媒狎也音息列反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

敬之容師古曰見顯示也音胡電反大臣不得與宴游師古曰安息曰宴與讀曰豫方

正脩絜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

師古曰方道也一曰方謂廉隅也則羣臣莫敢不正身脩行盡心以稱

大禮師古曰稱副也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

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

矣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

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

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師古曰軌謂法度也

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以爲變先帝法

非是又訟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國又言柴唐

子爲不善足以戒

鄧展曰淮南傳棘蒲侯柴武大子柴奇與士伍開章謀反

章下詰

責

師古曰以其所上之章令有司詰問

對以爲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

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

師古曰操持也音千高反

今民爲

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

師古曰長謂畜養也言此事宜速禁絕不可畜養

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

之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

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與吳

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久之吳王以

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爲其

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爲諭因道胡越齊趙

淮南之難然後廼致其意其辭曰臣聞秦倚曲臺

之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師古曰倚恃也音於綺反懸衡天下服虔曰關西爲衡應

劭曰衡平也如傳曰衡猶稱之衡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也師古曰此說秦自以爲威力彊固非論平法也下又言陳勝連從兵之據則是說

從橫之事耳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者法制之行也至

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以叩

函谷咸陽遂危師古曰叩擊也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

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

菟蘇林曰言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也一曰覆復盡也言上射飛鳥下盡伏菟也師古曰覆復盡是也音方目反

關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

師古曰屬連也

音之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彊趙責於河間

曰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遂為趙王取趙之河間立遂弟辟彊為河間王至子哀王無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

六

齊望於惠后

孟康曰高后割齊濟南郡為呂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為

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也一說惠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呂后欲鴆殺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得免六子以此怨之

城陽顧於盧博

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興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以趙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

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處喜顧念而怨也

三淮南之心思

墳墓

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念其父見遷殺思墓欲報怨也師古曰三子為王謂淮南衡山濟北也

大王不憂

臣恐救兵之不專

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皆自私怨宿忿不能為吳也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謂四國

但有意不敢相救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言諸國各有私怨欲申其志不肯專為吳非不敢相救也

胡馬遂進窺於

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

張晏曰青陽地名還舟聚舟舩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

也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

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

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

應劭曰時趙王遂北連匈奴吳

王偉素事三越故鄒陽微言胡越亦自受敵救兵之不專也胡馬故曰進越水故曰深蘇林曰折戟也陽知吳王陰連結齊趙淮南胡越欲諫不

敢指斥言故陳胡越之難齊趙之怨微言梁并淮陽絕越人之糧漢折西河以輔大國以破難其計欲隱其辭故謬言胡益進越益深為大

王患之以錯亂其語若吳為憂助漢者也自此以下乃致其意焉師古曰蘇說是也

臣聞交龍襄首奮翼

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

師古曰底襄舉也

聖王底節脩德則

游談之士歸義思名

師古曰底厲也音拍

今臣盡智畢議易精

極慮

如淳曰改易精思以極盡謀慮也

則無國不可奸

師古曰飾奸音于飾固陋之

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

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

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

師古曰言在下風側聽高尚美悅大王之行義也說

讀曰悅

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鷩鷩鳥繁百

不如一鷩

孟康曰鷩大鷩也如淳曰鷩鷩鳥比諸侯鷩比天子師古曰鷩鷩擊之鳥鷹鷩之屬也鷩自大鳥而鷩者耳非鷩也

繁古累字鷩音愕

夫全趙之時

服虔曰全趙趙未分之時

武力鼎士衺服叢

臺之下者一旦成市

師古曰衺服盛服也鼎士舉鼎之士也叢臺趙王之臺也在邯鄲衺音州縣之

縣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

師古曰幽王謂趙幽王友也湛讀曰沈沈患言幽王為呂后所幽死

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

師古曰厲王淮南厲王長也西謂發遷嚴道而死於雍也

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貴不能

安其位亦明矣

師古曰諸謂專諸貴謂孟賁皆古勇士也

故願大王審畫而

已

師古曰畫計也音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

求衣

張晏曰據函谷關立為天子諸國聞文帝入關為之寒心散志也求衣夜索衣者不及待明意不安也臣瓚曰文帝入關而立

以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慄未明而起師古曰瓚說是也

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

東襲義父之後

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逾齊王嘉其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襲邾儀父也

師古曰立天子謂立為天子也義讀曰儀父讀曰甫

深割嬰兒王之

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有小小嬰

兒者文帝於骨肉厚也或曰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師古曰或說說是也

壞子王梁代

如淳曰文帝之

二子晉灼曰楊雄方言梁益之間所愛謂其肥盛曰壞或曰言深割嬰兒王之壞壞土也壞字當上屬蜀也師古曰或說非也

益以

淮陽卒化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

應劭曰什僵仆也濟北王興居反見誅囚弟於雍者淮南王長有罪見徙死於雍所以然者坐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師古曰什

音赴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

變權易執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

漢新垣過計於朝如淳曰新垣平詐言鼎在泗水中臣望東北分陰有金寶氣鼎其在不平弗迎則不至為吳

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也服虔曰過誤也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

師古曰言吳當絕滅無遺嗣也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應劭曰章邯為雍王高祖以水灌其

城破之也兵不留行師古曰言無所稽留不廢於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

西楚大破張晏曰項羽自號西楚霸王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

則荆王以失其地如淳曰荆亦楚也謂項羽敗走此皆國家之不幾

者也應劭曰言不可庶幾也李奇曰不但幾微乃著見也或曰幾危也此數事於國家皆無危險之慮也師古曰言漢朝之安諸侯

不當妄起邪願大王孰察之吳王不內其言是時景帝意應諛是也

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

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爲人有智略忼

慨不苟合

師古曰忼音口則反

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

師古曰介謂間廁也

勝等疾陽惡之孝王

師古曰惡謂讒也其下亦同

孝王怒下陽吏

將殺之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紮

師古曰紮音力瑞反廼

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

爲然徒虛語耳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

子畏之

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爲之貫日也如淳曰白虹

兵象曰爲君爲燕丹表可克之兆師古曰精誠若斯太子尚畏而不信也太白食昴義亦如之

衛先生爲秦畫

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

蘇林曰白起爲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

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昂昂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昂昂食于塵之也如淳曰太白天之將

軍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衰哉今臣盡

忠竭誠畢義願知張晏曰盡其計左右不明卒從吏

訊為世所疑師古曰言左古不明者不欲是使荆軻衛先

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

寶楚王誅之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刖其右足武王歿復獻文王王人復曰石也刖其左足

至成王時抱其璞哭於郊乃李斯竭忠胡亥極刑張晏曰李使王人攻之果得寶玉也

以正而二世殺之具五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張晏曰接輿楚賢人陽狂避世師古曰輿

音戈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

楚王胡亥之聽師古曰以謬聽毋使臣為箕子接輿

於反

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應劭曰吳王取馬革爲鴟夷受子胥沈之江

夷槁形師古曰鴟夷即今之盛酒鴟夷勝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孰察

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師古曰初相識至白頭不相知傾蓋如故

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

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張晏曰於期爲秦將被讒走之燕始皇滅其家又重購之燕遣

荆軻欲刺秦王於期自刎首令軻齎往師古曰之往也藉假也王去齊之魏臨城自剄

以卻齊而存魏孟康曰王奢齊臣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

生以爲魏累遂自剄也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

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

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

出尾生之信也晉灼曰說齊宣王使還燕十城又令閔王厚葬以白

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

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

王按劍而怒食以駢騊孟康曰駢騊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敬重蘇秦雖有譏諤而更食以

珍奇之味師古曰食讀曰飲駢音決騊音題白圭顯於中山師古曰以拔中山之功而尊顯也人惡

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

心析肝相信師古曰析分也豈移於浮辭哉師古曰不以浮說而移心故女

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

喜臚脚於宋卒相中山蘇林曰六國時人被其刑也范雎拉脅折齒

於魏卒為應侯應劭曰魏人也魏相魏齊疑其以國陰事生京齊乃掠笞數百拉脅折齒師古曰後入秦為相封

爲應侯拉摧也音盧合反

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

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

師古曰言直道而行不求

朋黨之助謂忠信必可恃也畫計也音獲

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

服虔曰殷之末世介士也雍之

河雍州之河也師古曰雍者河水溢出爲小涑也言狄初因蹈雍遂入大河也爾雅曰水自河出爲雍又曰江有施河有雍雍音於龍反服云雍州之河

非徐衍負石入海

服虔曰周之末人也師古曰負石者欲速死也

不容於世義不

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

師古曰比音頻寐反

故百里奚

乞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

應劭曰虞人也聞秦繆公賢欲往干之乞資乞食以自致也

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

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

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爵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桓公乃與語說之以爲大夫師古曰矸字與岸同爵

脛也薄止也爵音下諫反曼音莫幹反

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

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

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

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

師古曰季孫魯大夫季桓子也名斯論語云齊人歸女樂季桓

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蓋桓子故使定公受齊之女樂欲令去孔子也

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

文穎曰子冉子罕也

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

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

師古曰美金見毀衆共疑之數被燒鍊以至銷

鑠說安之肆其詐巧離散骨肉而不覺知

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

師古曰伯讀曰霸

齊

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

師古曰齊之二王諡也

此二國豈係於

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竝觀垂明當世

師古

曰公聽言不私也並觀所見齊同也

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

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

師古曰朱丹朱堯子象舜

弟管蔡周之二叔也

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

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為也

師古曰侔等也伯讀曰霸

是以聖

王覺寤捐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

應劭曰燕王會賢其相子

之欲禪以燕國國乃大亂田常陳恒也齊簡公悅之而殺簡公今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也師古曰說讀曰悅

封比干

之後脩孕婦之墓

應劭曰紂剗妊者觀其胎產師古曰武王克商反其故政乃封脩之

故功

業覆於天下

師古曰覆猶被也

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

其讎彊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

張晏曰寺人勃鞞為

晉獻公逐文公斬其袪及文公即位用其言以免呂卻之難管仲射中桓公帶鉤而用為相師古曰伯讀曰霸下皆類此

何則

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

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卒車裂之師古曰越卒然也

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

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師古曰叔敖三為楚相而三去之繒丘之封人謂之曰吾聞處官久者士

妬之祿厚者眾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於楚之士眾何也叔敖曰吾三相楚而身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益尊而

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人也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師古曰於陵地名也子仲

陳仲子也其先與齊同族兄載為齊相仲子以為不義乃將妻子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聞其賢使使者持金百溢聘之欲以為

相仲子不許遂夫妻相與逃而為人灌園終身不屈其節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

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師古曰見顯示之也素謂心所向也墮肝膽

施德厚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師古曰無所吝惜也

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盜跖之客為其人

使刺由由許由也師古曰此言被之以恩則用命也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

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

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也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師古曰此說云湛七族無荆字也尋諸史籍荆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云者定何人也湛讀曰沈臣

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閭投人於道衆莫不按

劍相眊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困離

奇蘇林曰柢音帶張晏曰柢根下本也輪困離奇委曲盤屈也師古曰蟠木屈曲之木也困音去輪反離音力爾反奇立異綺反曰離奇委曲

本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師古曰萬乘器天子車輿之屬

也容謂辟刻加飾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祇怨結而

不見德師古曰隨國之侯見大蛇傷者療而愈之蛇銜明珠以報其德故稱隨珠和氏之璧即卞和所獻之王耳祇適也音支

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

師古曰先游謂進納之也樹立也

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

師古曰衣食不充故羸瘦也一曰羸

謂無威力

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

師古曰伊伊尹管管仲

懷龍

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

於當世之君

師古曰開謂陳說也

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

矣

師古曰襲重也言躡其故跡也

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

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

張晏

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以其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陶家名轉者為鈞蓋取周回調鈞耳言聖王制馭天下亦猶

陶人轉鈞非陶家轉象天也

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

師古曰奪者言欲行善道而為佞人奪其計也

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

師古

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俗以信荆軻而匕首竊發師古曰匕書平蒙下輒加恬字非也

其首類匕便於用也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王天下應劭曰西伯出

遇呂尚於渭之陽與語大悅因載歸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師古曰言文王

之得太公非因舊故若烏鳥之暴集何則以其能越縶拘之語馳域外之

議師古曰縶音力全反獨觀乎昭曠之道也師古曰昭明也曠廣也今人主沈

諂諛之辭牽帷廕之制孟康曰言為左右便僻侍帷廕臣妾所見牽制矣使不羈

之士與牛驥同皁師古曰不羈言才識高遠不可羈係也皁歷也揚雄方言云梁宋齊楚燕之間謂歷曰皁

皁音在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孟康曰周之介士也師古曰鮑焦怨時之不用已采蔬於

道子貢難曰非其時而採其蔬此焦之有哉棄其蔬乃立枯於洛水之上蔬謂菜也臣聞盛飾入朝者

不以私汙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師古曰底厲言其自脩廉

隅若磨厲於石也

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

師古曰曾子至孝以勝母之名不順故不入也

邑

號朝歌墨子回車

晉灼曰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師古曰朝歌殷之邑名也淮南子云墨子非樂不

入朝

歌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

位勢之貴

師古曰寥廓遠大之度也脅迫也寥音聊

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

人

師古曰回邪也汙不潔也音一故反或曰汙曲也音一胡反

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

死堀穴巖藪之中耳

師古曰堀與窟同澤無水曰藪

安有盡忠信而

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初

勝詭欲使王求爲漢嗣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

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衆築作甬道朝太后

愛盎等皆建以爲不可

師古曰建謂立議

天子不許梁王怒

令人刺殺盜上疑梁殺之使者冠蓋相望至梁王

梁王始與勝詭有謀陽爭以爲不可故見讒枚先

生嚴夫子皆不敢諫

師古曰先生枚乘夫子嚴忌

及梁事敗勝詭死

孝王恐誅廼思陽言深辭謝之齎以千金令求方

略解罪於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

師古曰素與相知也

年八

十餘多奇計即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

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誠難解也以太后

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況臣下乎昔秦始皇有

伏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以十數得茅焦爲廓

大義

鄭氏曰齊人也應劭曰茅焦諫云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
虜襲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咸陽有不孝之行臣竊爲陛下

危之臣所言畢乃解衣趨護始皇下殿左手接之曰先生起矣即迎太后遂為母子如初始皇非能說其言

也迺自強從之耳

師古曰說讀曰悅也

茅焦亦塵脫死如毛氅

耳

師古曰塵少也言纔免於死也塵音巨丹反

故事所以難者也今子欲安之

乎

師古曰安焉也之往也

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

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

而西鄒陽行月餘莫能為謀還過王先生曰臣將

西矣為如何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以為眾

不可蓋

師古曰蓋覆蔽也

竊自薄陋不敢道也若子行必往

見王長君士無過此者矣鄒陽發寤於心曰敬諾

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長君者王

美人兄也後封為蓋侯鄒陽留數日乘間而請曰

師古曰間謂空際無事之時也

臣非為長君無使令於前故來侍也

師古

日使令謂役使之人也令音力成反

愚竊竊不自料願有謁也

師古曰料量也謁告也

長君跪曰幸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

無有

師古曰言獨一耳無所比類也

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爰

盜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怫鬱泣血無

所發怒

師古曰怫鬱蘊積也佛音佛

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恐長

君危於彘卵

師古曰彘卵者言其將噴而破碎也

竊為足下憂之長君懼

然曰將為之柰何

師古曰懼讀曰瞿音居具反瞿然無守之貞

陽曰長君誠

能精為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

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

宮如淳曰太后宮及帝宮也金城之固也師古曰言其榮寵無極不可壞故取喻於金城也又有

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

計之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為事師古曰言日欲殺也及

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卑服虔曰音界予之界也師古曰地名也音鼻今鼻亭是也在零

陵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臧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

是以後世稱之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師古曰慶父莊

公弟也子般莊公太子也僕人即獄有所歸師古曰歸罪於鄧扈樂也季友

不探其情而誅焉師古曰季友慶父之弟不探慶父本情而誅扈樂慶父親殺閔

公季子緩追免賊師古曰慶父出奔季友縱而不追免其賊亂之罪也春秋以為

親親之道也

師古曰公羊之說也言季友親其兄也

魯哀姜薨于夷孔子

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爲過也

師古曰哀姜莊公夫人也淫於二叔而豫殺閔

公齊人殺之于夷夷齊地也法而不譎者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親也

以是說天子微幸梁事

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而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

公主事果得不治初吳王濞與七國謀反及發齊

濟北兩國城守不行漢旣破吳齊王自殺不得立

嗣濟北王亦欲自殺幸全其妻子齊人公孫攸謂

濟北王曰

師古曰攸音俱裴反

臣請試爲大王明說梁王通意

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攸遂見梁王曰夫

濟北之地東接彊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

五裂之國

張晏曰四方受敵濟北居中史為五

權不足以自

守勁不足以扞寇

師古曰扞禦也音胡旦反

又非有奇怪云以待

難也

如淳曰非有奇怪異計欲以為亂逆也但假權許吳以避其禍耳晉灼曰非有以怪異之心而城守須待變難而應吳也師古

曰二說皆非也此言權謀勁力既不能扞守又無奇怪神靈可以禦難恐不自全故墜言於吳也

雖墜言於吳非

其正計也

蘇林曰墜猶失也

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

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

易亡

師古曰祭仲鄭大夫祭足也事鄭莊公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而宋大夫雍氏以女妻莊公而生突昭公既立宋人

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言足脅於大國苟順其心欲以全昭公也祭音側界反鄉

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

師古曰鄉讀曰鄉同見謂顯也

則吳必先

歷齊畢濟北

張晏曰歷過畢盡收濟北之地

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

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

師古曰從音子咨反

今吳楚之王練諸

侯之兵毆白徒之衆

師古曰練選也毆與驅同白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今言白丁矣

西

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堅守不下使吳失與而

無助跬步獨進

師古曰半步曰跬音空象反

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

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

侯爭彊

師古曰區區小貌也

是以羔犢之弱而扞虎狼之敵也

守職不撓可謂誠一矣

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殺反

功義如此尚見

疑於上脅肩低首索足撫衿

師古曰脅翕也謂斂也

使有自悔

不前之心

張晏曰悔不與吳西也

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

者疑之臣竊料之

師古曰料量也

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

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

師古曰西山謂嶠及華山也抵至也攘卻也袂衣袖也攘袂猶

今人云將臂耳

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

髓恩加於無窮

師古曰淪入也

願大王留意詳惟之

師古曰孝惟思也

王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

於淄川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

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

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

以王諸侯

師古曰聚聚邑也音才俞反

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

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

師古曰德政和平上感天象則

日月星辰無有錯謬故
言不絕三光之明也

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

重誅以直諫

師古曰言父子君臣其義一也

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

臣乘願披腹心而効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

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

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

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

師古曰駭亦驚也鼓擊鼓也

係方絕又重

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

出不出間不容髮

蘇林曰改計取福正在今日言其急也

能聽忠臣之

言百舉必脫

師古曰脫者免於禍也音土活反

必若所欲為危於綦

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

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

師古曰敝盡也究竟也

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繫卵之危

走上天之難

師古曰走趨向之也音奏

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

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

師古曰背音步內反

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

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倉

鄭氏曰音懷愴之愴寒也

一

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

師古曰炊謂爨火也

不如絕薪止火

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

也養由其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

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

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

師古曰乘自言所知者遠非止

見百步之中故謂由基為不曉射也

福生有基禍生有胎

服虔曰基胎皆始也

納其基

絕其胎禍何自來

師古曰納猶藏也何自來言無所從來也

泰山之雷穿石

單極之統斷幹

孟康曰西方人名屋梁為極單一也一說幹謂井鹿盧也言鹿盧為綆索交鏤斷井幹也

也單盡也盡極之綆斷幹井上四交之幹常為汲索所契傷也師古曰晉說近之幹者文木井上以為欄者也孟云鹿盧失其義矣統綆皆音

也音口計反

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

也

師古曰靡盡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

丈必過

鄭氏曰石百二十斤張晏曰乘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銖而至於石合而稱之必有盈縮也師古曰言自小小以至於

大數則有輕重不同也度音徒各反

石稱丈量徑而寡失

師古曰徑直也

夫十圍之

木始生如蘗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

師古曰如蘗言若蘗之生

手也搔謂抓也搔音索高反抓音莊交反

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

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

師古曰礱亦磨也底悍石也厲柔石也皆可以

磨者磨音龍

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

衆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

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

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從孝

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夫鼂錯為漢定制制度損削

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

師古曰鄉讀曰鄉

以誅

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曰

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

師古曰即今所謂榆關也

南距羗笮之塞

師古曰笮西南夷也音才各反

東當六國之從

師古曰從音子容

反六國乘信陵之籍

孟康曰魏公子无忌號信陵君無忌嘗摠五國却秦有地資也

明蘇

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

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

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脩

戎狄之義

師古曰脩恩義以撫戎狄

而南朝羗笮此其與秦地相

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

師古曰地十倍於秦衆百倍於秦

今夫

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

國之大小以爲吳禍

師古曰言勸王之反則於吳爲禍也

此臣所以爲

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

李奇曰訾量也師古曰音子私反

許

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劒鋒接必無事矣

師古曰蚋蚊屬也齒謂當之也蚋音芮又音人悅反

天子間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

帝之遺約

師古曰失職謂被削黜失其常分

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

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

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

過於中國

師古曰隱匿謂僻在東南

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

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

山之府

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王也四方更輸錯互更出攻也如淳曰東方諸郡以封王侯不以封者二十四耳時

七國謀反其餘不反者十七也東山吳王之府藏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言漢此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軌而輸雜出貢賦入於天子猶

不如吳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

倉

如淳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自給也音灼曰海陵海中山為倉也臣瓚曰海陵縣名也有吳大倉師古曰瓚說是也鄉讀曰

嚮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

長洲之苑

服虔曰吳苑孟康曰以江水洲為苑也韋昭曰長洲在吳東

游曲臺臨上路不

如朝夕之池

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蘇林曰吳以海水朝夕為池也師古曰三輔黃圖未央宮有曲臺殿

深

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為大

王樂也

師古曰言其富饒及游宴之處踰天子也

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

半

師古曰十分之中可異五分無患故云尚得十半

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

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

蘇林曰羽林黃頭即習水戰者

也張晏曰天子舟立黃苑於其端也師古曰郤通以櫂船為黃頭即蘇說是也

襲大王之都魯東海

絕吳之饒道

師古曰饒古餉字

梁王飭車騎習戰射

師古曰飭與勅同飭

也整積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

亦不得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晉灼曰吳楚反

皆守約不從也齊王殺身以滅其跡晉灼曰齊孝王將間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後欒布間齊初與

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殺師古曰齊王傳云吳楚已平齊王乃自殺今此枝乘諫書即已稱之二傳不同當有誤者

四國不得出兵其郡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南淄川趙四邯鄲應劭曰漢將鄆

奇圍趙王於邯鄆與四無異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師古曰言事已彰著大王已去

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師古曰梁下屯兵方十里也張韓將

北地如淳曰張張羽韓韓安國也時皆仕梁北地良家子善騎射者也師古將北地者言將軍而處吳軍之北以距吳非北地良家

子也張羽韓安國不將漢兵如說非也弓高宿左右服虔曰韓類當也如淳曰宿軍左右也後弓高侯竟將輕騎

絕吳粮道師古曰宿止也言弓高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

所將之兵屯止於吳軍左右也

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禽滅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爲弘農都尉乘久爲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爲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廼以安車蒲輪徵乘

師古曰蒲輪以蒲裹輪

道死

師古曰在道病死也

詔問乘子無能爲文者後廼得其孽子臯

師古曰孽庶也

臯字少孺乘在梁時取臯母爲小妻乘之東

歸也臯母不肯隨乘乘怒分臯數千錢留與母居

年十七上書梁共王

師古曰恭王名買孝王之子也

得召爲郎三年

為王使與冗從爭

師古曰冗從散職之從王者也冗音人男反

見讒惡遇罪

師古曰惡謂冗從言其短惡之事

家室沒入臯亡至長安會赦上書北

闕自陳枚乘之子得大喜召入見待詔臯因賦

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為郎使匈奴臯不通

經術談笑類俳倡

李奇曰談嘲也師古曰俳雜戲也倡樂人也恢音恢俳音排嘲音竹交反

為賦

頌好嫚戲

師古曰嫚褻汗也音慢

以故得媼黷貴幸

師古曰媼狎也黷垢濁也音瀆

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

師古

曰尊高也

武帝春秋二十九廼得皇子羣臣喜故臯與

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禰祝

師古曰禮月令祀於高禰高禰

求子之神也武帝晚得太子喜而立此禰祠而今臯作祭祀之文也

受詔所為皆不從故事

重皇子也初衛皇后立臯奏賦以戒終師古曰令慎終如始也

臯爲賦善於朝也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

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

射馭狗馬蹙鞠刻鏤師古曰蹙足蹙之也鞠以韋爲之中實以物蹙蹙爲戲樂也蹙音千六反鞠音

巨六反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

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臯

臯賦辭中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又言爲賦廼俳見

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嫫東方朔如淳曰嫫音欺

詆猶刑辟也師古曰詆毀也嫫醜也詆音丁禮反又自詆嫫其文骯骯曲隨其事

皆得其意師古曰骯古委字也骯音被骯骯猶言屈曲也頗談笑不其閑靡凡

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爲里監門使溫

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師古曰小

簡曰牒編聯次之稍習善求爲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爲獄史

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

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爲山邑丞蘇林曰縣名在常山晉灼曰地理志

常山有石邑無山邑師古曰山邑不知其處今坐法免復爲郡

吏元鳳中廷尉光以治詔獄請溫舒署奏曹掾張晏

曰光守廷尉史會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即位

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

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嬖姬之難而文公用伯師

曰伯讀

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大宗繇

是觀之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

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

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惠以承天心崇

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

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

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

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

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

師古曰援引也音爰

然

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廼

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

漢國師古曰謂霍光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

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

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

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

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

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

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師古曰過止也音一

反易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師古曾師古

曰鬱鬱積也譽謏之聲日滿於耳虛美重惡心實禍蔽塞師古

曰熏氣蒸也音動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

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勦力安

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

也死者不可復生蠲者不可復屬師古曰蠲古絕字書

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師古曰虞書大禹謨載咎繇之言辜罪也經常也言人命至重

治獄宜慎寧失不常之過不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

以刻為明師古曰毆與驅同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

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

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

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

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

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師

曰視讀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

鍛練而周内之晉灼曰精孰周悉致之法中也師古曰蓋奏

當之成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雖各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

師古曰答繇作士善聽獄訟故以為喻也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

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喻為一切如淳曰喻苟且也一切

權時也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

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師古曰畫獄木吏尚不入對况真實乎期猶必也議必不

對入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
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苦甚乎治獄之吏此所
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
師古曰鳶鵂也音弋全反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

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師古曰春秋左

氏傳載晉大夫伯宗之辭詬恥也言山藪之有草木則毒害者居之川澤之形廣大則能受於汙濁人君之善御下亦當忍耻病也詬音

垢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

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惠省法制寬刑罰以

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復和樂與天亡

極天下幸甚師古曰與天長久無窮極也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

長

師古曰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長者其官之長也

內史舉溫舒文學高第

遷右扶風丞時詔書令公卿選可使匈奴者溫舒

上書願給廝養暴骨方外

師古曰求為卒而隨使至匈奴也

以盡臣節

事下度遼將軍范明友大僕杜延年問狀罷歸故

官

師古曰以其言無可取故罷而遣歸故官

久之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卒

於官溫舒從祖父受歷數天文以為漢厄三七之

間

張晏曰三七二百七十歲也自漢初至哀帝元年二百一年也至平帝崩二百一十一年

上封事以豫戒成

帝時谷永亦言如此

師古曰永上書所謂涉三七之節絕者也

及王莽篡位欲

章代漢之符著其語焉溫舒子及孫皆至牧守大

官

贊曰春秋魯臧孫達以禮諫君君子以為有後師古

曰臧孫達魯大夫臧哀伯也恒公取郕大鼎於宋哀伯諫之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達不忘諫之以德也賈山

自下廟上孟康曰廟謂割切之也蘇林曰廟音摩厲也師古曰割音工來反鄒陽枚乘游於

危國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路溫舒辭順而

意篤遂為世家宜哉師古曰謂子孫為大官不絕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